

段王學五種

丙子五月

沅舛



經韻樓集補編

陳三立



高閣今何在
高風庶可齊
我久客姑蘇
時見當年綈
雲霞裝潢
色時見主人
題今朝復讀
畫故實猶堪
稽人生事經
藉有如奮耕
畦胡為役利
名坐令墮生
藜聚散雖無
定價非珠玉
齊

右為段大令題
毛氏汲古閣圖
蕭仲圭兄自
化李氏歲晚
鈔示者予著
段王學五種
梓行後四方
同志以郵同
競寄珠及自
己枘圓往同
所為者無慮
一百餘字信
書囊中無底
也故擬就加
荷舊再正有
道第滄海橫
流不濡何日
了願耳

尊公大兄出歲奉督題
爰叙梗概於此

劉吟遂



丁亥初云

序

劉君盼遂嘗以所著文字音韻學論叢及論衡校箋二書貽余余受而讀之羨其深於斟酌攷據之學其矜慎明塙饒有乾嘉諸老之遺風近復以其所輯段王學五種視余屬爲之序計經韻樓文集補編二卷王石渠文集補編一卷王伯申文集補編二卷段氏年譜一卷王氏父子年譜一卷段氏年譜曾刊於清華學報王氏父子年譜曾刊於女子師範大學學術季刊今茲較原訂之譜其文字約增多三之一蓋盼遂孳孳斯編十有餘載浸淫於段王之學既深且久聞人藏有佚篇墜簡輒往覆迻錄余藏王氏父子手稿數篇盼遂已錄入茲編又余藏初刊本江氏尙書集注音疏其有關於段氏捐貲刻書者僅十餘字盼遂曾兩造余廬索觀之其搜羅綴輯之勤蔑以加矣輓近世攷據之學方盛士子莫不推尊段王段氏之醇不逮王氏然其學博識精說文一書自段氏爲之注始成爲專門之學

後之學者雖糾其失而補其闕然其真知灼見固有終古不可磨滅者在也王氏父子之攷訂羣籍基於校勘文字之異同而濟之以聲韻段藉之方故醜物比類宛轉關通精義的解環生迭見紹千古之絕學辨羣言之淆惑夔乎莫之尙矣段氏之序廣雅疏證謂懷祖氏能以古音得經義稱爲天下一人陳碩甫師友淵源記載王氏謂段若膺先生歿後天下遂無讀書之人觀二氏之相推服已目無餘子矣攷據家之有段王正如詩家之有李杜文家之有韓柳皆一世並生曠世罕倫者也余昔治尙書觀段氏之古文尙書撰異博徵載籍折中一是其說每與近世發現之隸古定本相脗合漢書揚雄傳魚頡而鳥眴王氏謂眴當作肸蕭條數千萬里外王氏謂萬字後人所增並引文選爲證今諡之以日本西宮武居氏所藏唐鈔本揚雄傳若合符節此特就其一二端言之已可徵其神解眇悟如是之不偶然也昔王晉卿先生嘗爲余言宰富順縣時將段氏判牘手蹟剪裝成帙又北京大學所藏王氏手稿尙未理董成書二者均可補斯編

之未備余素喜讀段王之書又慕盼遂治學之專且精故不辭禿昧而爲之序民國二十五年五月海城于省吾

中一
來

經韻樓集補編目錄

息縣 劉盼遂 輯校

卷上

左旋右旋說

五聲說

釋能

六書音均表序

代

古文尙書撰異自序

戴東原集序

任文田有竹居集序

汲古閣說文訂自序

汪本隸釋刊誤序



嚴久能爾雅匡名序

任鈞臺禮經宮室考序

陳仲魚簡莊綴文序

江子蘭說文解字音韻表序

吳小巖說文引經異字序

桂未谷札樸序

跋富順縣志

其二

其三

其四

其五

其六

味蔗帖

校本集韻跋

其二

宋咸熙輯古周易音訓跋

唐六枳陶山文錄跋

校本廣韻跋

其二

陳治泉藏蜀石經左傳昭公二年殘本跋

嚴久能悔庵學文跋

錢曉徵鈔本西遊記跋

劉端臨先生家傳

與戴東原先生書

與邵二雲書

其二

其三

卷下

與劉端臨書

其二

其三

其四

其五

其六

其七

其八

其九

其十

其十一

其十二

其十三

其十四

其十五

其十六

其十七

其十八

其十九

其二十

其二十一

其二十二

其二十三

其二十四

其二十五

其二十六

其二十七

其二十八

其二十九

其三十

其三十一

與王懷祖書

其二

其三

其四

其五

其六

與某半林書

與臧在東書

與嚴久能書一

與嚴久能書二

與趙味辛書

吟葉山寺詩一首

登雅州城樓七律二首

題隆昌縣石溪橋亭一首

經韵樓文集補編

卷上

金壇 段玉裁 撰

息縣 劉盼遂 輯校

左旋右旋說

天左旋日右旋中土謂之左旋赤道外謂之右旋中土謂之右旋赤道外謂之左旋然中土之自東而西者何以名之爲左旋自西而東者何以名之爲右旋乎吾爲正其名曰東旋西旋可也東旋者自中而東以及西也西旋者自中而西以及東也天之爲體冬至起極之下春分起極之左夏至起極之上秋分起極之右至冬至而復起極之下日則冬行北陸春行西陸夏行南陸秋行東陸至冬而復歸北陸北陸即極之下冬至天體所起之地也要其所行之東陸南陸西陸皆在極之下以旋極者中也惟中故自北而南自南而北而寒暑得其中惟中故自東而西隨天以旋而晝夜得其中矣天下之道中則正正則極天樞以極名而又以北極名者因

中土而名之也其實以極名之而已故自古聖人有道謂之執中亦謂之建極

右文見王昶輯湖海文傳卷十七

五聲說

徵羽宮商角五聲生於人心散見於物類生於人心者古今遞變獨物類之聲不變古人逆知後世聲音之道之將變而離其宗也於是舉物類之聲示斯人審音之道欲以留天地之元音於不泯管子曰凡聽徵如負豕豕覺而駭凡聽羽如鳴馬在野凡聽宮如牛鳴窳中凡聽商如離羣羊凡聽角如雉登木以鳴音疾以清古人自六律之外所以示斯人審音之道蓋盡于此雖斯人之徒剛柔輕重遲速之不同而在審音之君子隨物而得其一音之正不即可盡得天下五聲之正乎且管子之辭駭與徵韻即齒聲屬徵野與羽韻即唇聲屬羽中與宮韻即喉聲屬宮羊與商韻即牙聲屬商清與鳴韻即舌聲屬角以管子聽五聲之道參之以有韻之辭可

與言音並可與言樂而又何文字之五聲之不可辨耶特文字之五聲存乎誦讀之間而誦讀之聲隨時與地而變遷則天地之元音已幾乎盡失後之論五音者乃欲執已變之五聲以論五聲何也即如管子駭與徵韻駭應讀若涖故爲齒聲今讀喉楷切則由齒而變爲牙聲是徵商亂矣野與羽韻野應讀若與故爲脣聲今讀羊者切則由脣而變爲牙聲是羽商亂矣五聲之變遷大類如此綜其弊病固自秦漢歷至魏晉宋齊其聲汜濫衍溢而無所底止時則有若李登呂靜沈約等作韻以閑之并爲四聲以界之未始非救時之苦心凡所著述又未始不命以五聲然大半出於已變之五聲矣又况唐宋間字母等說之紛紛議論乎哉夫當韻學蜂起之餘而欲攷古初文字之五聲實難得其說然四聲初分之時猶有知五聲之說者沈約書不傳廣韻一書爲陸法言撰本其卷末辨字五音法殊爲近之但不知其爲法言之說抑爲他人之說一脣聲并餅二舌聲靈歷三齒聲陟珍四牙聲迦佉五喉聲剛各其珍字在十七真韻爲角聲而列